

# 乌克兰欲加入欧盟难成共识

仇莉娜

## 世经述评

近日,有关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的动态不断:先是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决议支持乌克兰获得入盟“候选国地位”;再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日在访问基辅时表示,尽快推动乌克兰入盟,争取在今夏把乌克兰申请文件提交欧盟委员会;紧接着,1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欧盟递交填写完成的申请入盟问卷调查表。乌克兰入盟之势似乎看涨。

国际舆论场上关于“乌克兰何时入盟”的讨论和预测逐渐增多。大部分观点认为,鉴于以往经验,乌克兰的“通关路”道阻且长,且可能没有结果;另一些分析人士则不无担忧地表示,乌克兰若加入,恐非欧盟之福。比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南多·科利日前在西班牙媒体撰文警告,乌克兰加入欧盟将会为整个欧洲“带来灾祸”;美国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经济学家瑞恩·麦克马肯则指出,乌克兰若加入欧盟,将成为欧盟资源的“净消耗者”,这一事件将成为“迄今为止欧洲最大“慈善案”……

乌克兰加入欧盟为何引来各种质疑?其实不难理解。

2015年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问题犹未远去,欧盟内部一些富国对于部分成员国自身经济“虚弱”、需要长期“输血”依旧耿耿于怀,面对乌克兰这一“欧洲最穷国之一”“敲门”,难免心生疑虑。具体来说:

其一,加剧欧盟内部经济不平衡,特别是发达国家与相对落后国家的分化。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东欧国家大批量加入,欧盟成员国之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经济政策偏好分歧日显。而乌克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726.9美元,为欧洲倒数第二,仅高于摩尔多瓦,不到保加利亚的40%,甚至不及德国的8%。

其二,可能加剧欧盟内部资源分配矛盾,滋生不满情绪。比如,瑞恩·麦克马肯认为,几十年来,欧盟财政资源从欧洲北部和西部流入东部和南部是一大症结,吸纳乌克兰将使这种不匹配情况更加严重。欧盟实施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补助计划等时,往往需要分出更多资金投向东欧或南欧的困难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这一会费大国离开后,资金缺口无疑加剧了欧盟特别是其富裕成员国的压力,更易招致法、德等“节俭五国”的不满。殷鉴不远,就在2020年欧洲新冠肺炎疫情胶着之际,欧盟峰会



图为欧盟总部大楼外景。(资料图片)

上“富国”和“穷国”就抗疫财政刺激方案的“共担债务”等问题爆发激烈争吵,原定两天的会期最终耗时四天四夜,欧盟内部资源分配矛盾可见一斑。

其三,加入欧盟后,会有更多乌克兰人涌入西欧高福利国家,将进一步加剧当地的外来移民问题、社会经济负担,增加欧盟内部分歧。

其四,欧盟内部对俄强硬声音将显著增多,恐进一步恶化欧俄关系,也使得欧盟能源供应面临更多风险。俄乌宿怨短期内恐难化解,一旦乌克兰加入欧盟,很可能使欧盟内部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压力加大,加剧严重依赖俄能源的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因此,能源危机频发的欧洲可能将面临更严峻的能源问题,而由此带来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涨价恶果,将不得不由欧盟民众吞下。

其实,欧盟内部分歧及一系列治理难题,并非完全是由乌克兰“是否入盟”带来的。其区域一体化进程始终在曲折中前

行,几大掣肘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首先是成员国财政问题难以改善,多国财政赤字及债务水平攀升。根据欧盟委员会此前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去年欧元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1%,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0%,比债务危机最严重时期还有所上升,且未来难有明显下降。而债务压力持续存在实际上压缩了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西欧和北欧成员国支持欧盟层面增加财政支出的空间和意愿。

其次是成员国利益分歧与日俱增。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南欧国家曾集体反抗欧盟的财政紧缩政策,威胁退出欧元区。而在难民危机中,中东欧国家坚决抵制欧盟的“难民分摊计划”,各国一度纷纷关闭边境,要求中止《申根协定》。当前,欧盟内部围绕俄罗斯提出以卢布结算能源的要求也没有形成统一立场,德国、匈牙利、奥地利对于禁止进口俄能源态度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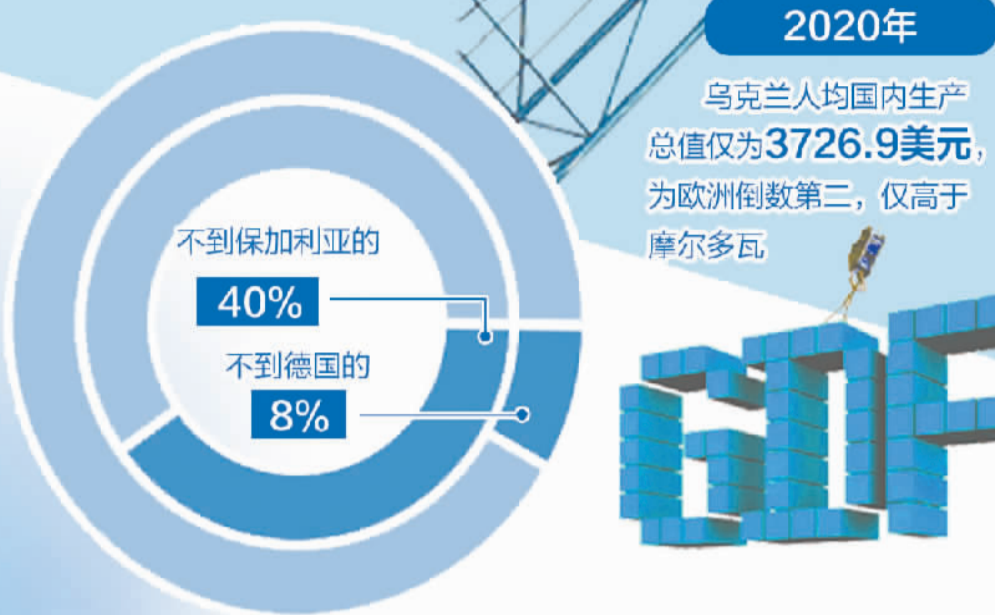
此外,欧盟治理体系的深层悖论——

治理权能分裂在疫情期间更加凸显。疫情早期,欧盟危机应对机制基本处于失灵状态,其内部甚至出现相互截留医疗物资的闹剧。危机的无边界性与政治、社会的边界性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导致在疫情危机面前,欧盟陷入治理困境,引发公信力和合法性危机。

眼下,本就困难重重的欧盟似乎做出一副加速通过乌克兰入盟申请的姿态,这会不会像一些分析人士所担忧的那样,最终给欧盟民众带来更大经济负担?

总体来看,鉴于乌克兰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拥抱”乌克兰或将给欧盟有限的财政资源带来更大负担,同时带来更多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欧盟作为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在诸如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共同商业政策等方面的分歧增多,更加难以凝聚共识。

或许正如瑞恩·麦克马肯所言,“欧盟仍然可以接纳乌克兰为成员国,但乌克兰将成为一个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带来巨大挑战的国家”。



# 俄乌局势冲击南亚国家经济

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 施普皓



左图 4月2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一家市场,商贩向顾客展示充电式手电筒。  
新华社记者 唐璐摄

下图 4月13日,顾客在印度新德里一家市场内购物。  
贾韦德·达尔摄 (新华社发)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南亚地区经济简报指出,受俄乌冲突影响,原本面临诸多挑战的南亚经济,增速较先前恐有所放缓。报告预测,2022年和2023年该地区经济将分别增长6.6%和6.3%,前一数值比今年1月所做的预测下降了足足1个百分点。

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下,南亚许多国家本就面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困难,外部压力传导至国内,使本国金融市场更趋不稳。俄乌局势升级无疑加剧了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包括通胀走高、财政赤字继续扩大等,有可能引发更多问题。

由于财政失衡和外部失衡,斯里兰卡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甚至一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许多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尼泊尔虽未遭遇如此严峻的形势,但同样有危机感,并开始未雨绸缪。财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官员近期针对限制进口、加强外汇储备、挽救经济等问题进行了

数小时的讨论,希望通过多项措施避免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印度复苏进程比其他国家好一些,但劳动力市场复苏不完全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恐会长时间制约家庭消费。

而在马尔代夫,由于化石燃料进口价格高企对经济影响很大,加之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游客减少,经济增长前景不佳。

总体来看,尽管南亚地区各国经济复苏均有起色,但近段时间的国际政经局势令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不小挑战。

南亚各国遭遇经济困局有一个共同的诱因——国家自身“造血”能力有限,经济的稳定性与增长动力长期严重依赖外部因素。在全球经济形势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复苏进程必然受到影响。

举例来说,疫情在过去几年间重创了斯里兰卡的经济支柱之一——旅游业。斯旅游业占GDP10%,是其重要外汇收入来源之一。疫情暴发以来,斯旅游产业一度陷入停摆,外汇收入骤降。同时,斯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都高度依赖进口,经济整体抗打击能力薄弱。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该国今日的困境。

疫情同样让尼泊尔外汇主要来源之一——侨汇大幅减少,尼泊尔外汇储备严重不足,面临出现经济危机的风险。

对各国而言,摆脱当前困局的关键在于谋求协作,同时加速推动国内经济转型,提升“造血”能力,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专家认为,南亚各国若想顺利渡过难关,必须着眼未来、消弭分歧、通力协作。

当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个项目正在帮助相关国家提升经济动能,南亚许多国家亦是受益者。因此,各国应借“一带一路”东风,努力提升自身经济“硬实力”以及抗风险能力,如此方能更好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

印度尼西亚央行4月19日将今年印尼经济增长预测数据从早先的4.7%至5.5%下调为4.5%至5.3%。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这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一致。

根据印尼央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原先预计的4.5%下降到3.5%。世界银行此前也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由4.1%调低至3.2%。

佩里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将使世界贸易出现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印尼的出口增长将受到抑制。同时,出口增长受限叠加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又将影响印尼未来内需改善。

不过,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支撑了印尼的出口。2022年3月,印尼出口额达265亿美元,环比增长29.42%,同比增长44.36%,连续第23个月保持贸易顺差。

印尼央行同时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5%的低水平不变,与市场预期一致。

印尼大学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经济学家特乌库·里夫基认为,当前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印尼央行需要维持稳定的货币政策,实施有利于增长的审慎宏观政策。

印尼金融银行宏观经济分析师阿尔曼·法伊兹表示,印尼央行目前最关注的是国内核心通胀率。迄今为止,印尼的核心通胀率“仍处于温和上升阶段”。他进一步表示:“如果核心通胀率超过目标区间的上限4%,央行将开始调整利率。”

佩里此前在谈到当前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问题时表示,印尼央行“不会对第一波影响作出回应”,而将在通胀压力产生重要影响时再作反应。

印尼宝石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乔舒亚·帕尔德德表示,印尼央行至少在6月前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如果基准利率上调过快,将对需求端产生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乔舒亚估计,印尼央行下半年才会开始加息。

乔舒亚认为,当前的关键是要判断通胀是由需求拉动还是成本推动。目前的情况是,供给驱动为主要诱因。印尼央行表示,如果需求方开始增加,将考虑使利率正常化。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陈小方